



“我不仅是一个作家，更是一个战士”

——走进杭州郁达夫故居

□ 全定旺

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 63 号的“风雨茅庐”，是郁达夫在杭州的两处故居之一。不同于富春江畔的出生地和少年时代居所，场官弄故居是郁达夫 1933 年从上海移居杭州后，自行设计、建造的清水砖别墅。2015 年，经过全面维修和陈列布展，“风雨茅庐”再次对公众开放，以展现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和爱国精神。

场官弄故居紧邻老浙江图书馆，建筑为砖木结构，斜屋顶，墙体由灰色清水砖砌筑，呈东西向长方形。进入故居大门，中间为天井和一颗老梧桐树，两侧有几间平房。穿过天井，可以看到台基高筑的三间正屋，坐北朝南，围绕着木柱回廊。正屋中间是客厅，厅东西两侧为卧室。三间正屋现已改为郁达夫生平事迹陈列展。

走进正屋，客厅上方悬挂人马君武所书的“风雨茅庐”横匾，郁达夫曾在 1935 年 11 月的《冬余日记》中写道：“场官弄，大约要变成我的永生之地了，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，刚在盖屋栋。”作为避风雨的场所，郁达夫曾打算在此久居，他接着谈到，为了建这处住所，而“东挪西借，在这一年之中，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，而费去的心血，真正可观”。郁达夫对“风雨茅庐”投入大量精力，与其对现实的失望是不可分的，在上海，他见到的是新军阀政府的腐败统治和蒋介石实行的白色恐怖。面对进步人士不断遭到迫害，自己又无法冲破现实势力，故而选择离开上海，向往能在杭州找到一处不受干扰的地方。在杭州期间，他流连于山河湖海，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名士式的闲情逸致。

对于郁达夫的选择，鲁迅曾在他的到杭州半年后，赠诗给其夫人王映

霞，表达了不同的看法，该诗的手迹原悬挂于客厅东壁。鲁迅诗云：“钱王登假仍如在，伍相随波不可寻。平楚日和憎健翮，小山香满蔽高岑。坟坛冷落将军岳，梅鹤凄凉处士林。何似举家游旷远，风波浩荡足行吟。”鲁迅在诗中借古喻今，说明杭州也不是传说中的天堂，尾联则希望郁达夫举家离开杭州，投身到“旷远”中去。郁达夫将此诗挂于客厅，体现出他内心矛盾交织的心理，这似乎也能从他移居杭州次年，不远千里经青岛前往北平（今北京），体味故都“秋味”而写下的《故都的秋》中感受到，郁达夫虽身处杭州而心系远方，文章开篇便谈道：“秋天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，总是好的；可是啊，北国的秋，却特别地来得清，来得静，来得悲凉。”文章对北平之秋的描述，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故土深远的忧思。

客厅西侧房间是主题展“烽烟燃气笔作枪”，展现了郁达夫离开“风雨茅庐”后投身抗战的历程。1936 年，郁达夫赴闽就任省政府参议。这是郁达夫一生重大的转折，是他全身心投入抗战的开始。展厅陈列着一封当年郁达夫赠郭沫若的诗笺，也在同年，他秘密赴日劝说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。他写下《黄河两岸》等战地通讯，成为抗战时期最早涌现出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之一。1938 年底，郁达夫南下新加坡，成为新马文艺界、新闻界的中心人物之一，先后主编过十余种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，其中包括对华人社会有重要影响的《星洲日报》副刊《晨星》和《繁星》。他在几年的时间里，撰写了数百篇政论文章分析当时国内的军事形势，同时号召国民及海外华人团结抗日。1942 年，新加坡沦陷前夕，郁达夫与胡愈之等人到印尼苏门答腊避



难，他利用任翻译的便利，保护了许多华侨和印尼人民。1945 年，郁达夫因在翻译过程中得知日军的大量机密，而被日本宪兵杀害。1952 年，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。

展厅还设置了“赋到沧桑句目工”主题展，介绍郁达夫求学经历与文学活动，郁达夫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、杭州府中学堂、浙江大学预科班，后随长兄郁曼陀赴日本留学。1921 年，他与郭沫若、成仿吾等人共同组织成立创造社，并任《创造》等杂志的编辑。郁达夫于同年出版小说集《沉沦》，成为“五四”以后较早出版的新文学白话体小说集，后又发表小说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《迟桂花》等。展厅有一张郁达夫与鲁迅唯一留存的合影，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。1928 年，郁达夫与鲁迅合编《奔流》月刊，后又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

看完两个主题展，使人感觉到郁达夫人生中的两个阶段似乎通过“风雨茅庐”连接在一起，这处住所见证了他从进步作家到爱国战士的转变。在移居杭州之前，郁达夫以文学活动为中心，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色彩，而离开杭州之后则以笔

为枪，投身抗战，以严肃的议论，展现出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，以及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。我们在他后期的一篇文章中能感觉到这种转变，他说：“文艺假使过于独善，不与大众及现实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则象牙之塔，终于会变成古墓。”

离开正屋往东，通过月洞门便进入后院，后院建平房数间，为书房和客房，现已还原为当时的场景，并陈列有郁达夫的书稿作品。院内还有一眼水井与竹林假山，环境幽雅。置身书房，不由得感受到郁达夫所营造的诗意、安宁的创作空间和体现出来的文人趣味。然而，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，郁达夫终没有放下院墙之外的民族国家，选择离开“风雨茅庐”，直面现实的斗争，就像他在南洋时期所说的一句话，“在艰难奋斗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文人，总比生长在温暖逸乐的环境中的人，要坚强伟大”。此刻，不禁从郁达夫的离开中，感受到与中国历代进步文人一脉相承的那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。

从后院回到故居门口的路上，当再次经过正屋，客厅中央郁达夫半身铜像下方书写着他的文字“我不仅是一个作家，更是一个战士”便显得更加意味深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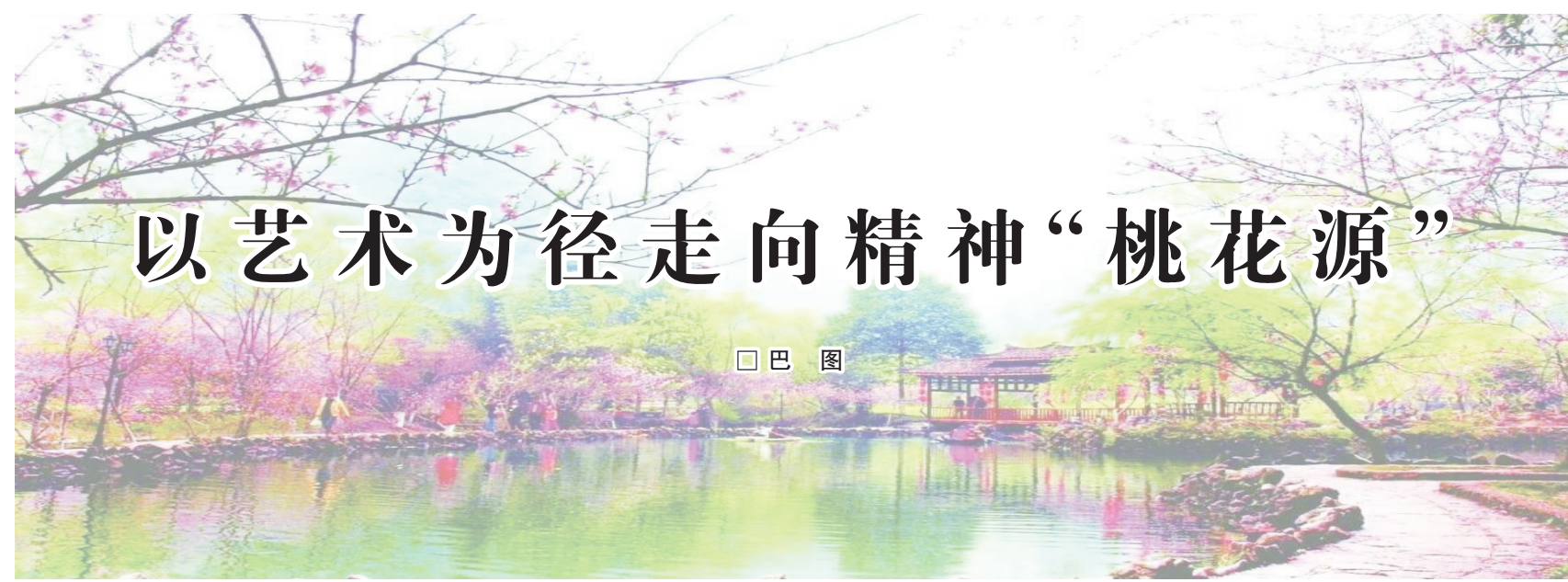
陶渊明生活于晋太元年间，距今 1600 多年，写下了一篇《桃花源记》，描绘了一个“世外桃源”，留下了一个让人联想的精神世界。

此为何地？陶渊明说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世外仙境，生活在此的人们淳朴真实，过着平和快乐、宁静安逸的农耕生活，没有贫富贵贱差别，人人自得其乐，“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，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，为绝美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历史上真有此地？据说《桃花源记》原型地在武陵山深处，因自古“蜜不出峒，汉不入境”的皇命戒律而孤独落寞，以致世人难名其状。陶渊明言，有高贤欲寻而终不见，从此无人问津。这桃花源也许只是虚无缥缈的存在，是人们试图远离尘世喧嚣虚幻设计的秦晋田园，是人们追求美好世界的精神乌托邦，人们通过对桃花源的向往表达对美好的追求。武陵人现在说：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，一个在武陵，一个在您心中。

也许“桃花源”是否存在已经并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在于我们依然存存对美好精神家园的憧憬与追求。人生苦短，历经春秋，何以阅尽人生，体会生命，完善人格，提升修为？我们需要克服人类自身的有限，以更加充实完善的精神世界向无限的可能出发。可见，《桃花源记》的真正价值在于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“桃花源”，每个人都可能接近精神的“桃花源”。

艺术是让人走向“桃花源”的途途，赏高山流水之曲，结翰墨丹青之缘，还想和妙悟中升华人生，兴奋之时，信笔由缰，沉静之际，纸上春秋，人生之路，就如笔下世界，可以



以艺术为径走向精神“桃花源”

□ 巴 图

从容而写意。亲近艺术，可以让人轻松感悟生活，体会生活，享受文化，那些美的旋律、美的律动、美的色彩、美的造型、美的声音乃至美的文字都值得我们去追逐，在这样亲近的过程当中，也许不经意间发现，我们已经置身“桃花源”。

艺术甚至是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。科学的结论是，右脑主要从事形象思维，是创造力的源泉，是艺术和经验学习的中枢。右脑还是潜能激发区，会突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深层展现出迹象，右脑发达的人会突然爆发出一项幻想、一项创新，通过艺术开发精神能力，这是挺奇妙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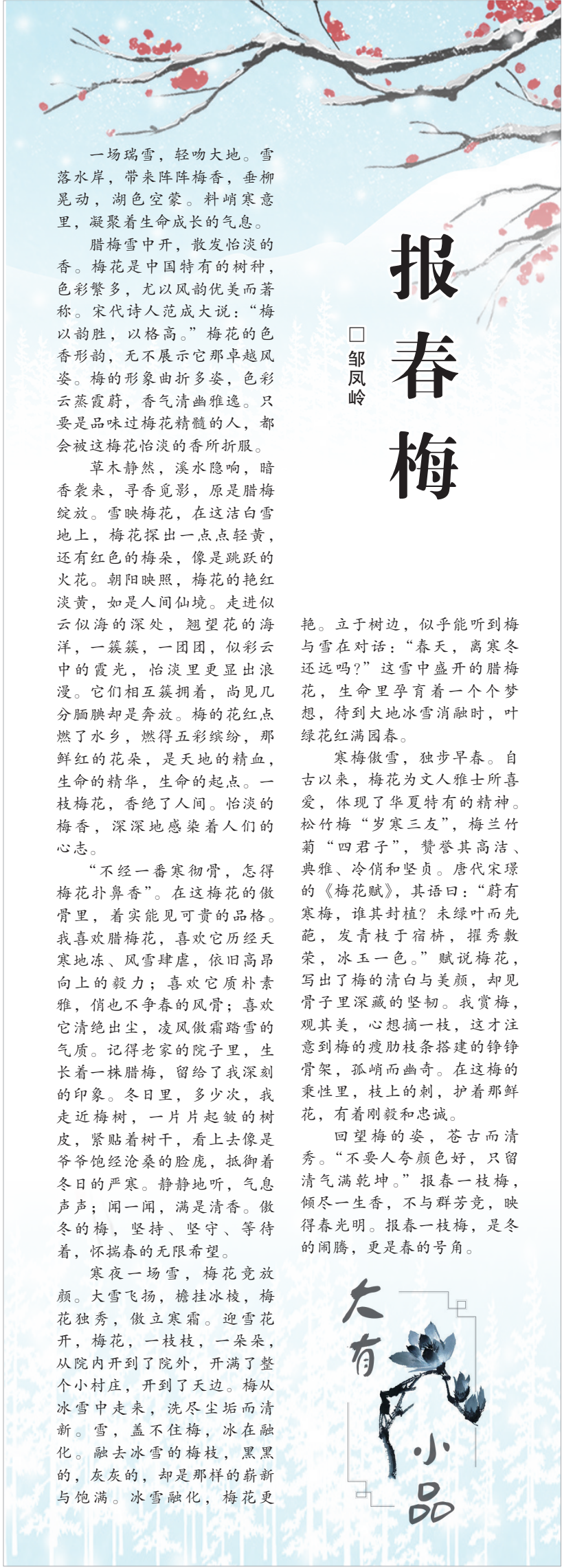
奉职梨园多年，知道戏曲是集中

体现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艺术形式，能以其虚拟之美、写意之美、程式之美、综合之美表现生活，教化道德。潜心欣赏戏曲之美可以丰富人生阅历，成全生活趣味，穿越时空，感受历代生活，体会中国文化，可谓是精致的文化之旅。《徐策跑城》那段高拔子抑扬顿挫，慷慨激昂，徐策白须飘洒，水袖翻舞，踢蟒、抓蟒、抖袖、投袖、蹬步、绊步，帽翅抖动，脚下圆场，口中“湛湛青天不可欺”，畅快淋漓，尽显艺术之美。《空城计》中诸葛亮西皮二六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”，另一段西皮慢板“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，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”，可以以戏见人，以戏参心，诸葛亮内心波澜壮阔，外表却气定神闲，知天文，晓地理，了人和，明阴阳，抱膝

危坐，笑傲风月，戏在城上，惊在心里。

作为舞者幸福的，是有灵魂的身体和有身体律动的思想的统一，正如闻一多所说：“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，最实质，最强烈，最尖锐，最简单而又最充足的表现……它是真正全体生命机能的总动员……只有这样他们才体会到最高限度的生命情调。”中国现代舞蹈艺术的奠基者戴爱莲先生终生倡导“人人跳”的观念，即“人人皆可舞蹈”“人人皆应舞蹈”，认为手舞足蹈是人类的天性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宣情形式，可以随心而舞，随性而舞，随情而舞。自然的舞蹈可以“唤醒了人们去寻找渐渐淡漠与失落的那种纯真、那种真挚”，“人人跳”的观念，就是要把舞蹈还给每

一个爱舞蹈的人，还舞蹈的自然之美、简易之美、纯朴之美。“人人跳”的观念为舞蹈发展创造了无限的可能，为百姓接近舞蹈创造了无限可能。在全球进入智能化时代，人的身体和精神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，正在与人的本质属性渐行渐远，应当重新焕发人的本能，如库尔特·萨克斯所说：“人类需要舞蹈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也迫使四肢不再懒散。人们渴望跳舞，因为跳舞的人能获得魔力，为自己带来胜利、健康和生活乐趣。”在戴爱莲先生生前，其“人人跳”只能算是小获成功，并没有达到她本人的憧憬，但先生所倡导的“人人跳”的观念，穿越历史时空，正在深刻融入时代精神和审美，当每一个人都因舞蹈而拥有发掘美好的心灵，拥有完善的



报春梅

□ 邹凤岭

一场瑞雪，轻吻大地。雪落水岸，带来阵阵梅香，垂柳晃动，湖色空蒙。料峭寒意里，凝聚着生命成长的气息。

腊梅雪中开，散发怡淡的香。梅花是中国特有的树种，色彩繁多，尤以风韵优美而著称。宋代诗人范成大说：“梅以韵胜，以格高。”梅花的色香形韵，无不展示它那卓越风姿。梅的形象曲折多姿，色彩云蒸霞蔚，香气清幽雅逸。只要是品味过梅花精髓的人，都会被这梅花怡淡的香所折服。

草木静然，溪水隐响，暗香袭来，寻香觅影，原是腊梅绽放。雪映梅花，在这洁白雪地上，梅花探出一点点轻黄，还有红色的梅朵，像是跳跃的火花。朝阳映照，梅花的艳红淡黄，如是人间仙境。走进似云似海的深处，翘望花的海洋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似彩云中的霞光，怡淡里更显出浪漫。它们相互簇拥着，尚见几分腴腴却是奔放。梅的花红点燃了水乡，燃得五彩缤纷，那鲜红的花朵，是天地的精血，生命的精华，生命的起点。一枝梅花，香绝了人间。怡淡的梅香，深深地感染着人们的心志。

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。在这梅花的傲骨里，着实能见可贵品格。我喜欢腊梅花，喜欢它历经天寒地冻、风雪肆虐，依旧高昂向上的毅力；喜欢它质朴素雅，俏也不争春的风骨；喜欢它清绝出尘，凌风傲霜踏雪的气质。记得老家的院子里，生长着一株腊梅，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冬日里，多少次，我走近梅树，一片片起皱的树皮，紧贴着树干，看上去像是爷爷饱经沧桑的脸庞，抵御着冬日的严寒。静静地听，气息声声；闻一闻，满是清香。傲冬的梅，坚持、坚守、等待着，怀揣春的无限希望。

寒夜一场雪，梅花竟放颜。大雪飞扬，檐挂冰棱，梅花独秀，傲立寒霜。迎雪花开，梅花，一枝枝，一朵朵，从院内开到了院外，开满了整个小村庄，开到了天边。梅从冰雪中走来，洗尽尘垢而清新。雪，盖不住梅，冰在融化。融去冰雪的梅枝，黑黑的，灰灰的，却是那样的崭新与饱满。冰雪融化，梅花更

艳。立于树边，似乎能听到梅与雪在对话：“春天，离寒冬还远吗？”这雪中盛开的腊梅花，生命里孕育着一个个梦想，待到大地冰雪消融时，叶绿花红满园春。

寒梅傲雪，独步早春。自古以来，梅花为文人雅士所喜爱，体现了华夏特有的精神。松竹梅“岁寒三友”，梅兰竹菊“四君子”，赞誉其高洁、典雅、冷俏和坚贞。唐代宋璟的《梅花赋》，其语曰：“蔚有寒梅，谁其封植？未绿叶而先葩，发青枝于宿枿，擢秀数荣，冰玉一色。”赋说梅花，写出了梅的清白与美颜，却见骨子里深藏坚韧。我赏梅，观其美，心想摘一枝，这才注意到梅的瘦弱枝条搭建的铮铮骨架，孤峭而幽香。在这梅的秉性里，枝上的刺，护着那鲜花，有着刚毅和忠诚。

回望梅的姿，苍古而清秀。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报春一枝梅，倾尽一生香，不与群芳竞，映得春光明。报春一枝梅，是冬的闹腾，更是春的号角。



性格、有趣的人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，就是有境界的精神世界了。

以艺术为径来进入更美精神世界的选择相当多，据说如果想从音乐中获得英雄气质，应听意大利的贝里尼、威尔第、多尼采蒂和罗西尼的歌剧，以及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的作品。《礼记·乐记》云：乐者，德之华也。我认为欲养沉静之气，可聆听我们中国的古风古乐，如古琴之《平沙落雁》《梅花三弄》《渔樵问答》《广陵散》，另如琵琶之《霸王卸甲》、洞箫之《深山禅林》、二胡之《汉宫秋月》、箜篌之《湘妃竹》、箏之《渔舟唱晚》、埙之《楚歌》，或清微淡远，或质雅清纯，或悠闲舒缓，或刚烈粗厉，皆清越古朴，寓意深长。

其实仔细想来，陶渊明的桃花源并非无瑕，园中人“避秦时乱”的动机，“来此绝境”的际遇，“不复出焉”的隔离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封闭，都说明曾经困于乡野的历史限制了大诗人对理想的充分想象。如今，昔日“桃花源”已经融入人类文明新形态，武陵百姓全面进入小康，千百年来人们魂牵梦绕的“桃源梦”，正在我们中国梦的追寻中得以实现，从桃源梦到中国梦，“桃花源”的前世今生，都注定是我们精神的乐园。（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）

